

Parry Hotter

哈利·波特

波利·哈特

与
魔法术



延边人民出版社

哈利·波特外传 波利·哈特与魔法术

[英]K·C·埃里斯 著

王宝泉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50598/14

5561.88
10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2002-1092

波利·哈特与魔法术/(英)埃里斯著;王宝泉译.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1
ISBN 7-80648-937-1

I. 波… II. ①埃…②王… III. 童话-英国-现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292 号

责任编辑 张光朝

Parry Hotter and the seamy side of magic

Copyright © Phantom Genius Ltd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The right of K · C · Ellis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his book is a work of fiction. Names, characters, places, organizations and incidents are either products of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or are used fictitiously. Any resemblance to actual events, organizations or persons, living or dead, is entirely coincidental.

波利·哈特与魔法术

[英]K·C·埃里斯 著 王宝泉 译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787×1092 毫米 16 开

10.5 印张 15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937-1/I·231

定价:20.00 元

主要人物对照表

《波利·哈特》

波利·哈特:沃茨霍德魔法巫术少年感
化院的学生,一个喜欢搞
恶作剧的小男孩。

格海:魔法学校的植物教师、花匠,一个
女性化的人物。

霍姆阿妮:波利的朋友,一个放荡的小女孩。

恩罗:波利的朋友,从未真心对待过波
利。

德雷弗:恩罗的哥哥,总是在欺骗波利。

莱斯韦:德雷弗的孪生兄弟。

布多利邓:沃茨霍德魔法学校的校长。

威纳:波利的同学。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二年
级学生,一个敏感、善良
的小男孩儿。

海格:魔法学校钥匙保管,狩猎场看守,
一个高大威猛的巨人。

赫敏: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好朋友,一个
纯真的小女孩。

罗恩: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好朋友。

弗雷德:罗恩的哥哥,哈利的朋友。

乔治·韦斯莱:弗雷德的孪生兄弟。

阿布恩·邓布利多: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的校长。

纳威:哈利的同学。

格麦教授:校长的助手。

麦格教授:魔法学校的副校长。

普内斯教授:魔法学校的教授,专事对学生的考验,许多学生因此而死。

斯内普教授:魔法学校的魔药课教授。

洛奇教授:换形魔法师。

奇洛教授: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魔法防御术课教师。

魔菲斯特:洛奇的化身。

伏地魔:杀死哈利父母的恶魔头,被人称为神秘人。

难以言传者:格海的兄弟,黑暗魔法师。

1

波利已经在校长室外面等了很久，校方最终还是没能和他父母取得联系，因为他们去了斯德哥尔摩，去接受诺贝尔家庭贡献奖。因此，学校只好给社会服务部门打了电话。

对方承诺将把此事报告值班官员，并尽快派人来帮助波利。末了，还特地补充一句：“不过，可千万别被吓着。”

然而，警察却出人意料地迅速赶到。看起来他们不是第一次登门造访。

波利对面坐着一位女警察。

尽管波利尽了很大努力，他仍不能展开那种应有的想像。这位女警察并非毫无魅力可言，虽然表情严厉，但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她身上穿着一身制服，黑色的紧身下装，如果是长统袜的话，也许看上去会更漂亮。

她把头发束在脑后，看起来简直是那些经典图画中掌权女性的理想人选。她们往往潇洒地甩甩头，任头发飘逸开来，成为那些十几岁男孩最钟爱的幻想人物。可以说，这是个老练，美丽而又不乏性感的女性。

她甚至还随身携带着手铐，因此这全副武装都很值得探究。可即便如此，波利仍然不能任自己的想像随意驰骋。



因为面临开除的处分，这压力让他的思维近乎僵化了。

他只有 15 岁，也许会被送回教养院。

然而更糟糕的是把他送回养父母身边，这正是他们很久以来一直想要讨论的问题。

波利仔细考虑着自己的选择，他真希望少年教养所人满为患，放不下他。

就在这时，罗杰斯警官打开了校长室的门，他轻轻地推着迈克——最后一个接受非正式调查的目击者，穿过波利坐着的办公室，向走廊出口走去。

走过波利身边时，迈克调皮地做个鬼脸，向他打失败的手势。看到波利动了动嘴，没说出声来的“滚开”，迈克又打了一个成功赞许的手势。

罗杰斯警官向女警查普曼点了点头，她站起身，两个人都看着波利。

“好了，小子，我想下面该你进去了。”罗杰斯说道。

女警推着波利的肩膀，让他跟在罗杰斯后面进入办公室。

校长温德尔博士看上去特别局促不安。在管理艾波斯·福利特社区综合学校的八年里，他的浓黑短发和黝黑的面容，看上去都苍白了许多，但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令他如此吃惊。

但是此刻，如果波利没有搞错的话，校长看起来有一些惊慌。

尼克尔斯小姐当然也在那儿，她将身子裹在一件雨衣里面，端着一杯像香茶的东西，似乎她的生命永远要靠香茶来维持才行。她显得痛苦不堪，一副受害者模样。体育老师潘特森小姐是她的证人。调查证明，她是个在婚姻上很放荡的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自然科学老师布拉德雷，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在走廊里跺着脚走来走去。他破天荒地一回，没什么事情可做，便早早回家去见自己老婆了。

罗杰斯警官又坐到座位上，离校长的大写字台很近，这样可以在记录时把记事本放在上面。他的胳膊肘旁边有一个空的瓷茶杯——还有一些洒落在茶杯碟和桌子上的饼干屑——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学校领导的好客传统。

查普曼把波利押到桌前，让温德尔先生和罗杰斯警官能够清楚地看到他。波利差不多背对着控告他的人，而查普曼也许是故意站在他和尼克尔斯小姐中间。

“现在，波利，”温德尔博士开口讲道：“我不希望这些警官的到来，会使你感到担心。查普曼和罗杰斯警官，是接到报警电话后来到这儿的。他们应我的邀请列席旁听，以便了解事情的真相。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一个警方调查。”

这时，从波利身后传来一阵沉闷的鼻哼声。

“所以，孩子，请你亲口告诉我，今天晚上在课后留下来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校长语气婉转地引导他道。



“不知道，”波利盯着自己的鞋说道。

“说吧，年轻人，我们已经听桑德拉，噢，不，尼克尔斯小姐说了。”校长连忙纠正道，“我也听了你同学们的议论，现在该听你的了。”

“不知道。”波利又说了一遍。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不晓得该说什么？”

“不知道。”

“你不晓得什么，波利？”

“你说的话我不明白。”

波利几乎能听到校长在心里默默地数到 10。片刻间，罗杰斯警官折断了手中所握铅笔的笔芯，又恼怒地削出新一段铅芯。

校长决定再试一遍，他又问道：“在你和尼克尔斯小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波利考虑了一会儿。他觉得这回一个简单的“不知道”，可能应付不过去了，便采用了一种对事实直截了当的陈述方法。

“我根本没有动她一根手指头。”

“但是你一定看见发生什么事了吧？”

“看见一点儿。”

“是你搞的鬼吧？”

“对尼克尔斯小姐？”

“是的，对尼克尔斯小姐，你到底做了什么？”

“在留下来的时间里？”

“对，今天晚上，在放学后留下来的时间里，你和尼克尔斯小姐之间。”

“刚才？”

“是的。”

“在课后留下来的时间里？”

“对。”

“尼克尔斯小姐？”

“对。”

“不知道，先生，我从来没碰到过她，先生。”

温德尔先生又开始默默地数数了。加盟伦敦大学做全职教授的邀请函，已经静静地在他的上层抽屉里躺了好多天。今天晚上，他终于下定决心：宁愿在大学课堂上探讨教育理论，也决不愿再做这种繁琐的基层工作。



罗杰斯警官在记事簿上漫无目的胡乱画着。这个看起来好像有 70 岁的人,实际上只有 48 岁。他开始盼望哪怕得到一些不重要的信息,也能心满意足。

一个人做出一项指控。

被指控者完全否认。

供述被记录了下来。

一般说来,最有可能发布的报道往往是可信的:给以警告,或者指控存档。

但是,今天这件事决非这么简单。

今天,一个老师指控一个学生攻击她,但据她所述,似乎这个孩子从未离开过她的桌子,而被控者迄今为止所说的话中,最令人深思的一句便是“我从来没动过她”——目击者呢……

警官翻阅着笔录。

有两个孩子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但这还不是太离奇。

一个女孩称她目击了事情的全过程,并且发誓说如果波利没有攻击老师,那自己一定是瞎了眼,但她仍然估计在案发过程中,两人之间有相当远的距离。

然后,波利的朋友也发誓说,这个老师准是“精神病发作了”,好像着了魔似的,在地面上打滚,除非自己瞎了眼,不然不会看错的。他后来还建议她们,请梵蒂冈安排进行驱除邪魔行动。

同时,他们也都说电视并没有践踏她们的精神世界。

罗杰斯警官认为尼克尔斯小姐,也许是经受了太大的压力之故。

在压力影响下发生的众多事情,她早已见怪不怪了。当高尚的人不得不整天与一些渣滓打交道时,最终会让他们付出一定代价的。

也许在全班学生面前撕掉她的衣服,也就是这位老师所说的突然冲进地下室里,狠狠地踢了几个不幸的醉鬼一顿,那里长久以来没被清理过的树叶,便是这一猜想的有力证据。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他想到他们可以在恰当的时候,把这个孩子带回警察分局,吓跑附在他身上的恶魔,也许还要动一点儿粗呢。

虽然他对当前的行为并非完全有罪,但他将很有可能犯下一些更严重的罪行,而不受任何处罚。在地下室里挨一顿打,也会使孩子们对同伴产生一丝歧视和鄙夷。

“如果你是清白的,我们却这样对待你,我们通常会告诉他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一旦发现他有罪,那他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

照样,你也不会再干那样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这样对你有好处，警官这么简单的想着。

现在，警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在同一句话中，出现尼克尔斯小姐的名字和“疯子”这两个字眼。

正当此时，办公室的门突然敞开了。

“噢，我来的还不算晚，对吧：你们都这么安静，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回家了呢？”

刚进来的人一边吮吸着下唇，一边对房间的布置品头论足：“你们怎么这样装饰房间呢？太没品位了吧。不过还好，我想他们还算各自保留了自己的特色。”

对于这个不速之客，房间里的人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的一身白衣服在房间里一闪，就跟投进房间一枚手榴弹似的，令人目瞪口呆。

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似乎整个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是张嘴说话，而别人天生就应该洗耳恭听他的高论。这时，来访者的注意力突然又转移到了奖品柜上。

“哦，多好玩啊！”他盯着壁橱，用一条桃色手帕，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兴奋地说：“真是用不碎透明塑胶和镀金塑胶谱成的协奏曲！给房间增加了一丝娇饰，没错吧？上帝都知道这里少不了它。”

直到这时，来访者才似乎注意到大家都注视着他。

“哦，请别介意，我是来带……”他第一次直视着波利，皱了皱鼻头。“你们继续吧，完了我就带他走。”

“哦，”校长抓住自己惟一合理的解释，说道，“你一定是来自社会服务部门。”

“就算是吧，”新来的人手指托着下巴，好像考虑着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太小，“你可以这么说。哦，天哪，怪可怜的！”

他两手捏着办公桌的背面，满怀怜悯地审视起花盆中一株被冷落的花来。

“呃，……先生？”校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叫我格海好了，”白衣人显然对花叶的惨状倍感痛苦，他说，“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常识，它需要接受比现在更多的阳光。”说着，他将花盆从墙边挪开，拉扯着校长室的窗帘。

“而且还这么干，”他继续着，语气严厉地对校长说，“你要记住，再也不能让它像现在这么干了。”

他从旁边的桌子端起一只茶壶，仔细检查里面的东西，当发现水不是很热时，他非常满意，将剩下的茶全部倒在可怜的花上。

“哦，茶袋，”格海语气中不无责备地说，“这样也许会非常方便，但我觉得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茶，难道你们不这么认为吗？”



罗杰斯警官见状,把温德尔博士从尴尬的沉默中解救出来,他说:“在我们调查对他的指控期间,您愿意担任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直到他父母回来吗?”

“当然愿意,”格海又重新恢复到刚进来时愉快幸福的样子。“我很荣幸能为您照顾好这个孩子,这也是我来的原因。”

“获得监护?”尼克尔斯小姐愤怒地叫着,几乎不能抑制她的仇恨。

“哦,亲爱的,非常安全可靠,”格海看起来非常快乐,“老实说,我想他再也不会给您惹麻烦了。”

格海开始带着波利朝门口走去。波利不自觉地将刚刚伸出,想要抓住格海的手缩了回去,这样一来,格海不必碰他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带走。

查普曼警官眼看着被告被神秘带走,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细节,住址,以及签发释放表格……”

“明天早上再做这些事情,行吧?”格海用商量的口吻回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今天都够累的了,而且今天晚上要把他安顿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查普曼看看罗杰斯警官请求指示。罗杰斯耸耸肩,好像在说无论如何也不要再烦他。他只想让这个难题尽快消失。

门都关上了,校长才回过神来,与格海道别。当他看到大家都很尴尬的时候,他该感到更尴尬一些吧。

※ ※ ※

两个警察回到巡逻车里。

这时,远处一个十分匆忙的女人看到他们,便向他们走来,拼命在空中挥舞着一只胳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在路旁停下来,等着那个女人过来。罗杰斯斜倚在车上。

“我想那个老师应该没事吧,”罗杰斯警官主动挑起话头。

“他当然不会有事了,”查普曼回答,她直率的语气让罗杰斯冷不防吓了一跳。“我敢肯定她没有多看我一眼,但我马上认出她毕业于六年制大学。

这个整天招摇过市的破鞋,她那个时候就不穿正经衣服。我敢肯定她一定对今天的观众感到出乎意料。”

罗杰斯眉毛往上翘着,不过在那个女人到来之前,已来不及刨根问底了。

在离他们十五步远时,那个女的才不再挥舞她的胳膊。她在夹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个贴有照片的身份证,在他们眼前晃了晃。

“威廉姆夫人,”她自我介绍道,“来自艾波斯·福利特社会劳务部。我想你们把



哈特家的男孩给我带到这儿了吧？”

波利一直想着要被带到停车场，可是相反，格海却带他向市镇方向走去。他想格海一定把车停在了路上某个地方，而这对波利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离开学校将更利于他逃走。

“谢谢你为我所作的一切，”波利说，“我们有缘再见吧。”

他飞快地穿过两辆停着的汽车中间，迅速跑过马路，又更快地跑到第一个岔路口，然后放慢脚步，改为慢跑。当他跑到这条短路尽头的交叉点时，回过头去瞥了一眼。

身后并没有人跟踪。

他并非世界上最为健壮的年轻人，因此波利很高兴可以慢慢走着。他转过弯，更加轻松起来。几天以后，他养父母就会回来，在此之前，他将要体验一次确实好玩的传奇历险……

“我确实很喜欢看到年轻人进行锻炼，但我认为这是要分时间和场合的。你说对不对？”格海背靠路灯柱站着，合起正在读的报纸，看上去好像他整天都一直在那儿等着似的。

波利飞也似的穿过马路，几乎错过他要找的那个胡同。他迅速冲过那条将两组共用一墙的房子分隔开的胡同，跑过一片住宅与花园，最后差点儿跃过胡同尽头的步行栅门。

波利来不及收拢脚步，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爬起身来，开始跑过绿幽幽的露天地带。要是格海开车追他的话，现在他只好望“洋”兴叹了。

这时，波利改变了方向，来了一个四十五度转弯。达伦家是最佳选择——因为他没有卷入这件事情中——但他家住在几英里之外。另一方面，迈克家走这条路只需要十到十五分钟。

“您喜欢司康饼，还是喜欢软糖蛋糕？”

波利立即完全停下来。他对自己将要看到的一切十分担心，便慢慢转过身来。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顿野餐。

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匆忙，刚刚从旁边跑过去，却一点都没注意到会有一顿野餐摆放在地上。

这里的的确确有一顿野餐。

一张很大的野餐桌上，铺着一块显眼的黄色格子呢桌布。

桌子上有两个银餐具支架。有各种三明治——鸡蛋与水莖的，鲑鱼馅饼的和黄瓜的——还有很多司康饼（烤饼），简单而又丰盛。

其中还有凝乳脂，黑醋栗，杏和草莓果酱。另外，还有两个玻璃杯和一壶果汁。在



一个装饰华丽的银桶中装着冰镇香槟。此外，桌上还摆着一套茶具，包括放有糖块的一个小碟和小小的银制糖夹子，以及一些波利平生从未见过的东西。

格海正将一大瓶热水倒进一个精致优美的瓷茶壶中。

“我平常喝的是‘灰女士’，但我认为你可能更爱喝‘英国早餐’，是吗？”

这回，恐惧驱使波利的双脚，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跑起来。在他的脑后，一个小小的警钟正在鸣响，但他只能感到全身的肾上腺素都被调动起来了，他已紧张万分。

现在他漫无目的地跑起来。

他只是想逃离这个疯子和奶茶，以及那些软糖蛋糕。

波利跑到几棵树前，顺着通向一个小小的绿色池塘的路飞奔而去。不到二十秒钟，他就离开了这条路，飞速冲上左边的坡地，并冲向篱笆上的一个缺口。他爬过这个缺口，又跑过一片房舍。一两分钟后，他就出现在一条马路旁边，这条马路通向一条巨大的环状交叉路。

波利跑到这条环状交叉路，冲向行人地下通道。有一道长坡和一段台阶分别通向地下通道，波利顺着台阶跑了下来。下面是一条通向环状交叉路内侧露天地带的地道，周围环绕着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高墙。路上来往的车辆，正发出隆隆的声音，呼啸着从他头顶驶过。

除了他来的路以外，还有四个别的出口。这些路在中央交汇，将地面划分得好像“比萨饼”切片，只是又上面多了些杂草，建筑工地的碎砖破瓦和垃圾。

波利跑到中央，随便选择了左边的第二条路，跑向相应的地下人行通道。当他进入通道时，他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他重重地摔在充满裂缝的坚硬路面上。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谈，”格海收回脚说道。“这件事本来是应该更有礼貌一些的。的确，我想你在逃避我。狗急了都会跳墙，何况人呢？”

波利慢慢从地上站起来。他的膝盖和肘部受伤了，先是麻木，继而便开始产生疼痛难忍的肿块。在格海的指令下，波利跟着他又走回比萨切片的露天地带，在这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夜间的灯光。

“我准备用喝一壶茶和吃一片蛋糕的工夫和你谈谈，但我认为在这里谈是再好不过了。波利，随我来，咱们想办法把血止住。”

格海递给波利一条桃色手帕，止住不停地流淌的鼻血。

“把头往后仰，”他建议道，“好，就这样。也许你很难相信，你和我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有一种特定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经受磨砺、培养和教育。”

波利呆呆地盯着他。

“的确如此，你刚才摔得很重吗？你不会认为那个女人的衣服是偶然掉下来的，



是吧？毫无疑问，你具有某种神奇的能力。你的品味值得商榷，但魔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带回沃茨霍德，沃茨霍德魔法巫术少年感化院。在那儿，你将学会如何控制驾驭自己的能力。

格海打量了波利片刻，说，“或者你就试一试吧，试着去找死吧。”

“要我去巫师学校？”波利满腹狐疑，好半天才理解了格海的话。

“对，你当然要去一个巫师学校。实不相瞒，在沃茨霍德呆着的学生，都是那些最难对付的。因为我们喜欢迎接挑战。”

“或者呢，比如说试着干什么？”波利赶了上来。

“我从没说过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好吧，考虑再三，”波利说，“我觉得一定能度过难关。我想我会充分把握机会的。在每一次尝试中，我都将学到很多很多，越来越有进步。”

“抱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作风一向如此，除非你确实不想知道自己可供选择的余地。”格海盯着波利，撅嘴说道。“你说我知道你的来历吗？”

波利仍然满脑子都在想别的可行选择。他摇摇头。

“你曾经去过布赖顿，粉岸俱乐部吗？”

波利又摇了摇头。

“拉斯维加斯？难道说是仙境？”

波利用力地摇着头。

“奇怪，你真的看上去非常眼熟。你敢肯定我不知道你来自何方吗？”

波利尝试用一种新的策略，“你可以和我养父母谈呗，”他说，“如果我需要换学校的话，他们想要了解有关情况，将不得不答应你的条件，说出我的来龙去脉。”

“告诉我，在你的小脑袋瓜儿里，是不是还真的以为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让我失望了。”

事实上，波利是在想：我被一个同性恋者绑架了。我将很有可能被锁在某个角落的地下室里，度过余生，长着大胡子，戴着长舌帽子的男子频频来访，我的惟一慰藉将会是无休止地重映《萧山克的赎救》。

“你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去学校。我们得给你买一些东西……”

对波利来说，吊带花饰皮裤不足为奇。

“你需要最适合你的全套装备，当然……”

鞭子，链子，监禁器具等等……

“让我想想，几点天黑呢？九点半还是十点？现在几点了？哦，已经快六点四十



五了。我们确实得快一点儿了,得买很多东西呢,时间却这么紧。幸亏我非常喜欢购物。你真走运,碰到一个内行照顾你。”

格海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神情,接着便两眼上翻,像块木板一样向前重重地摔在地上,没有作任何抵抗和挣扎。一小股血液开始从他受伤的后脑勺慢慢渗出。

波利扔掉手中的砖块,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 ※ ※

波利几乎要到家的时候,脑海中形成了一个计划。

他知道自己必须逃走。他并不知道格海是何方神圣,但显而易见他是精神错乱,或者往更坏处想,是同性恋者。

潜在的危机让他感到随时都有危险。

他想,好后悔呀,真该用砖块把他砸死。

不过,他确实有了个计划。

他必须逃离,所以第一个念头便是向里丁进发。他之前曾去看过这种会演,认为这里一定是可以随时光临的地方。

家里顶楼上有一顶帐篷,但实际上他从未亲自把它支起来;而迈克和波利却非常喜欢干这种事。

然后他又隐约想起露营区的厕所设施来……

他真是不敢肯定自己能郑重地正视这些问题。

于是他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家里有他的护照。他有一大笔钱存在银行,而且还有养父的信用卡。

至少,他知道信用卡藏在什么地方。

他的养父母是一对好心人,好心得甚至有点儿过头儿。无论运气如何,他们都将一直支付信用卡账单,直到他年满 18 岁。

也许会是 21 岁。

这样就一切好办了。

他准备去伊维萨。

到了那儿,他有足够的钱在一家相当好的宾馆安顿下来,然后开始寻找一个长久的办法。

这样,每天晚上他都可以一个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同时也可以找个酒吧工作。运气好一点儿的话,说不准还可以过伊维萨式的生



活。

那样的话，简直是不枉此生啊。

还真得好好谢谢格海。

波利把这些计划在脑中反复牢记，以使得自己离那个烦人的同性恋者远点儿。

他可以先坐公共汽车进城，然后坐火车去伦敦。到了伦敦，再换车去加特威，或者希思罗。

等格海知道是什么东西砸他的时候，他也许已经到伊维萨了。

丝毫不差。

确信自己的行动计划万无一失后，波利转过身想到普里姆罗斯的最后一个拐弯。

可是他……

……并没有到家。

这里不是普里姆罗斯。

波利转过身去打量来时走过的路。

盯着一堵肮脏的墙，他发了好半天呆。

他伸出手去摸，想看看这堵墙到底是不是真的。

波利又向四周看了看。

他现在身处一条死胡同里。

根据他所能看到的繁忙景象，和听到的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他想可能这是在某个大城镇和城市里。

在胡同出口那一端，有一群人。

“匪徒”这个词马上涌上波利心头，紧接着便是前边的修饰语“无恶不作”。

当然也有粉色短裙。

正是波利身上穿着的那条粉色短裙。

波利蹲下身去，躲在一个大塑料垃圾箱后面。

“波利，没想到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是吧？”格海问道。

波利抬起头来，看见格海正站在那儿，头上围着头巾，以遮掩伤口。“穿着一条粉色短裙，被一帮愤怒的匪徒殴打致死。毫无疑问我会对此在某种程度上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将成为一名殉道者。而人们则将事隔数周，数月，甚至也许是数年都记住你的名字。如果他们因为你的葬礼而发起一场，同性恋自豪感大游行的话，我一点都不吃惊。”

波利恐惧地拼命摇头。“我会告诉他们这仅仅是开玩笑而已，奇装异服。”他毫无把握地说。



格海深思熟虑地吮吸着双唇。“我认为这并不奏效。那些人正在火头上，而且他们昨天晚上发生了点儿争吵。他们把摩托车停在‘粉岸’外。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找茬，因为他们的一些社会规范上，也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因此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格海故弄玄虚地从头上解下头巾，看了看上面的血渍，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自己的后脑勺，然后将围巾甩得啪啪作响。等再仔细查看时，血渍早已变得无影无踪，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将头巾叠好，整齐地放进口袋。

“我把他们的摩托车变成了一尊有趣的雕塑，并立在马路上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安全岛上。我想这个曲折盘绕的金属物，是那些人裸体私处的逼真对应物。它看上去真的很好看，直到消防队来了，把他们从扭曲的车中解救出来。从他们这么小题大做来看，我真开始相信他们，一点都算不上是艺术爱好者。”

“而且当然你前额上刺着的‘同性恋自豪感’，也确实不会对你有任何帮助和好处。”

“求求你，”波利惊恐得瑟瑟发抖。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穿着粉色短裙被活活打死，简直是奇耻大辱，同时也是毫无出路的。

“抱歉，”格海说道，“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我早就料到东跑西跑会极其困难，随后还被人用砖砸了脑袋。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带到沃茨霍德魔法巫术少年感化院。否则在我的一切努力过程中，你就会死去。”

“为什么……什么……？”波利尖刻地问道。

“噢，现在我们不能让巫师、巫婆随便乱跑了。难道能吗？要不就会带来很多麻烦。而我只得一遍又一遍地来解决这些麻烦。现在比过去尤其危险。如果某国政府抓住一个巫师，你能想像出问题的严重性吗？一个巫师有很多办法自卫，但他只能躲开一些高速射来的子弹，而炸弹却往往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那些热核炸弹。不行，我们的确不想被卷入其中。因此我们要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决不参与他们的纷争。”

“于是，我们在这混乱世界附近，营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可以时刻注意这个世界，并来访问这个世界，但我们绝对不会想在这里定居。现在你可以跟我走，或者也可以留在这儿，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波利浑身发抖，坐着靠在墙上，眼睛死死盯住胡同另一端的那帮匪徒。

“那我就马上向他们吹个口哨，好吧？”格海说着，将两根指头伸到嘴唇上……

